

畸人集

冊 上

張 天 翼 作

良友文叢書

特 大 本

前記

這冊子裏所收的東西很雜亂，似乎不得不交代幾句話。

從開始學寫真人真事的那些東西起，一直到最近的那些習作，都收集了一些。多半是照寫成的年次排列——早點的給擺在後面，但也不一定規則，因為連自己也記不確哪些是哪時候寫的了。

內中許多篇是經過朋友們的指摘，使我知道自己的缺點而能設法改正牠。這里我不打算把那些話來複述一遍，也不想多嘴，頂好讓親愛的讀者來說話，哪這冊子裏的習作有陳的也有新的，正好把牠們比較一下看。然後——我想要請親愛的讀者老老實實告訴我：我所犯的那些毛病到底醫好了多少，或是並沒有什麼進步。

既然想認真學點東西，當然要聽取認真的批判和指摘。我硬着頭皮告訴您罷：我是打算拿這寫作

來做我的事業的。我想要努力使自己對得起人，使讀者不至於受我的騙，來叫我抱愧和內疚的心情稍自安些。

閱者少，還是請您翻開下面一頁來罷。

不過還有句話得報告一下。有好幾篇原是可以收進的，而竟沒有。那是因為怕有點不便——「致于未便」的「便」。這年頭兒……

還是打住了罷。不方便。

還有所附的兩個劇本——算是我的試作。不知道到底成不成個名堂，因此也沒輕易再試。這兩篇要是扔掉，自己究竟有點捨不得，讓牠貼在這里拉倒了，媽媽糊糊。

作者，一九三六年一月。

家 宴

天晴。院子裏還有積雪。

中飯算是三叔請我們吃飯。從早晨三嬸就忙着辦這樣辦那樣，表示很殷勤的樣子。爲了顧到他們的面子起見，叫妻也到廚房裏去幫幫忙。

三嬸老是溜着個尖嗓子說：

「啊呀，怎麼叫你下廚呢，怎麼叫你下廚呢！」

誰也辨不清她到底算是客氣還是一種譏諷。聲音故意提得很高，叫滿屋子的人都聽得見。

三叔一聽見就得微笑一下，彷彿別人提到他的一首好詩似的。我的眼睛雖然在對着姑媽，可也瞧見他偷偷瞟了我一眼。

姑媽在說着父親臨死時候的事。她眼睛發了紅。

這的確是一個悲劇。

我祇知道父親恨我，噙着最後一口氣，還叫三叔往後別寄錢給我，「令其自省。」

然而這都是忍着痛幹出來的。這里姑媽用着顫聲敘述着，句子一點也不聯貫，可是每個字都深深地打進了我的心坎。

父親其實是在想念我。半夜裏老是在夢中喊我的名字。白天裏他可撐住硬勁：別人要是一提到我——他臉子馬上發了白，全身哆嗦着，用全世界頂惡毒的字眼咀咒着。

「就在那一年——我們看着你爹一天一天衰下去。」

這屋子裏到處起了歎聲，好像埋在地下幾十年，一下子迸了出來似的。

三叔蒙着眼睛，用無名指的長指甲去搯眼角。

我記起父親那付冷冰冰的臉來，就是說着頂慈愛的話，也用着他那付嚴厲的甚至於是粗暴的聲

調。我記起上中學的時候也還是跟他同床同頭睡，他每天早晨喊醒我，替我穿衣裳，然後一直送我到城門口。母親死得早，他就兼有了那種母性愛。

我跟家庭斷絕關係的那年，他那痛苦我是想像得到的。

於是我竟忍不住感到一種內疚，一種抱恨終天似的心情。聽着姑媽那不接氣的談話，鼻尖子抽噎似地疼了起來。

從前我到底幹了些什麼呀，天！

是的，一種新運動，一種新運動：德先生，賽先生，自由戀愛！

反對舊式的撮合。死里八揪要離婚。於是自己找女人。

看看妻那付蒼黃的臉子，她那付專心照顧女兒的忙碌樣子，那付爲得一張草紙一個銅子的小事跟我吵嘴的勁兒，我真不懂自己怎麼那時候爲她犧牲了這許多幸福。

然而當時——有的是勇氣，有的是火氣。

並且還寫了些文章，寫了些白話詩。攻擊的目標正是父親那些老輩。那年三叔到了北京——我還不屑去找他。

這完全是毛頭小夥子幹的勾當。

這當然是年齡關係。過了些時，長得老熟了點兒，做事才會切實。

至於有些年紀大的，現在還是那麼一股子勁，那我可不能了解。他們也許有什麼生理上的缺憾。記得有誰說過：二十歲沒傻勁的是低能兒，四十歲還有傻勁的是白癡。

着，正對。

如今那批二十來歲的年青人——算起來當然比我們小一輩。可是跟我同輩的人要去學小夥子那麼胡鬧，那明明是自甘退後一輩了。

他們不會做人。他們不懂得生活。

我老實有點懊悔從前自己的莽撞。

那一番所謂「奮鬥」之後，我到底得了些什麼呢！家裏斷絕了經濟來源也不怕，甯可苦着生活，賤賣了自己的青春力，過了這許多悲慘日子。

眼巴巴瞧着幾個老同學飛黃騰達，造了洋房，坐上了汽車。而我混到沒有路走，不得不回到家鄉來吃老米飯！

爲了什麼呀，我那時候的那股所謂勇氣！

我們跟他們那些老輩當然是兩個時代裏的人。可是幹麼要對他們使性子呢——到頭來還是自己吃虧。況且他們的確真心真意地在愛着我的。父親的死也是爲了我。

我所感到的悲哀純粹是人情的。我在想着父親那時候的苦處，那時候他內心的矛盾。

姑媽很坦白地談到那時候他們對我的下的攻訐：他們認爲我沒有良心。

「生了兒子爲的什麼呢，像你爹那樣苦法！」

有什麼綁住我的胸脯似的，我深深地抽了一口氣。

三叔跟姑媽互相瞧了一眼。

沉默。屋子裏所有的視線都釘住了我，叫我感到了一種壓迫。

「莫講了罷，」三叔小聲兒說。「一個人走的路總是彎的。唉，彎的。儘走儘走才得走回來：沒事了，好了。人總是這樣，總是這樣。唉。」

接着他乾咳了一聲。把左手抓着的一壺米酒送嘴邊去啜了一口，咂咂舌子。

我拾起臉來。他那句話是什麼意思？

他眼睛沒瞧着我，慢條斯理地把那些又重說了一遍。他認爲我正是繞了這麼個灣子。他這是表示了一般老輩的意見，大家當做我近幾年是『敗子回頭』——又恢復了家庭關係。

這麼一來——就給他們掙回了一點面子，表示他們跟我重新打交道是應該的。

我笑了一笑。我記得是我在社會上撈到點兒地位之後，他們先向我求和的。不是那年我在一個衙門裏當祕書，三叔寫了幾首懷念我的詩——讓同鄉轉帶給我的麼。

我用很隨便的口氣說明了這個，就注意三叔臉上的表情。

可是他站着的地方光線不够。

於是一直到吃飯的時候——都有不大快意的東西混在這空氣裏面。姑媽極力想說幾句家常話來調和一下，可是別人都哼兒哈的大不答腔。

唉，姑媽真是好人。

那餐中飯吃得不算痛快。在座的人都時時刻刻瞞着妻，使她不得不低下頭去，或者故意想着些事來看顧英兒明兒。

他們有時候也表示一下他對這兩個女孩的關切：可是這一看就知道不過是爲了禮貌，好像隣居

們彼此聯絡聯絡——免得以後鬧什麼口舌。他們間或問妻句把話：關於她的裝束，關於她的嗜好。姑媽還由這個題目繞了許多灣子，想打聽她娘家是怎麼個路數。他們顯然是有點好奇，並且希望挖出別人的缺點來。

妻在這種家庭裏的地位還是不固定：她不是明媒正娶。況且她生的兩個孩子都是女的。我有點不耐煩起來。

「姑媽想問她的娘家，是不是她爹爹當過次長，如今那個劉省長是他學生，過年過節總要去請安的。她屋裏有百多頃田，上海還有座大洋房。就這樣。」

妻瞟了我一眼。

可是他們都吃了一驚。

三叔不順嘴地問：

「那——那——你岳老子是留學的呀？」

「從前在屋裏讀老書，中了經濟特科。三十好幾了才出洋留學。」

「唉！」

三嬸弄完了菜上桌的時候，他們馬上把這些話告訴她。她老實楞了一會，似乎在想一想先在廚房裏有沒有開罪我妻的地方。

她說：

「你真是——你硬要打發她下廚。」

過了會兒：

「英兒這樣不肯長，怕要補補哩。買點阿膠給她吃罷。」

於是大家都覺得暖了和了起來，趁點酒興談了些話。三叔似乎爲了要對我表示坦白，就說到今年的收成，一般人的不老實——好心放了賬給他倒說別人刻薄。末了他就好意地勸我：要是手頭上有幾個錢，還是拿去滾滾利息的好。

姑媽呢可祇主張買田。

然後三叔搖搖頭反對她：

「買田——田拿在手裏是個禍。一年乾一年水的，好過啊？年成好罷，唉，谷子又不抵價。」

於是他開了話匣子：埋怨這種年頭——弄得人心不古。如今那批年青小夥子又在那里繞灣路，胡

鬧。譬如鰲弟罷，就專門看些白話文的書，在報紙上寫着文章，譏諷老輩——說是吃血的。

「同你那個時候一樣，一樣。祇怕比你那個時候還吵得狠些。季良跟他是一夥的，走到哪里跟到哪里。他們常來往的那些同學都是這一路貨。不曉得他們一天到晚想些什麼，真不解！」

姑媽用力地瞪了他一眼。

「四妹呢？」我問。

「四妹——唔，長得比姑媽還高了，女孩子倒底文靜些。至於小和是——他又是一派，他祇愛到城裏去看影子戲。」

談話就這麼轉到那些弟妹上面去了。我倒愛聽這些，很希望跟他們談談。也許因為他們也是無父無母的，引起了我的同情之故吧。

妻的地位

在三叔書房裏獸了一個上午。

他把一天到晚托着的一壺米酒放在烘爐上，時不時去啜一口。他拿出他最近做的詩給我，還要我說點意見。

這可有點爲難。我含糊地讚美了幾句。我想要懂得內行點兒，於是老實說他有點像李太白。

「李太白？那怎麼敢學。唐詩我們千萬不可學。我宗的是宋詩。唔，你看，有沒有點江西派的味道？」我唔了一聲，臉上稍微有點發熱。

「這里詩友倒不少。」他微笑，「大舅舅也是一個。大舅舅的詩極有才氣，可惜味道還有點不醇。……唔，不錯，你是會做白話詩的。」

「莫講了罷。」

可是他把這題目釘了下去。

「那個時候你鬧離婚，你寄了一首白話詩回來，我還記得……」

「唉，三叔！」

「我還背得哩！」

不相識者做我的妻，

實乃是豈有此理！

我但知有神聖的戀愛，

那顧得舊社會如何放屁！

於是他大笑起來。他臉紅着，掛着皮袍子的肩膀吃力地抽動着。

這簡直是個侮辱！一個人——誰沒有過可笑的事！可是他老拿着這個做話柄。

他大概瞧見了我的臉色，就婉轉地說明他不過是想到哪里談到哪里，好像談一個三四十歲的人——他小時候怎樣溺尿一樣。

也許爲了要補過，他還跟我吐了許多體己話。他聲明他對我從前鬧的婚姻盤扭倒是諒解的，祇是不該衝着長輩說那些不恭敬的話。至於現在我這妻，雖然不是明媒正娶，可是大戶人家的好小姐。要叫她名分固定起來，頂好是再補行一次婚禮，在祖宗面前父親面前舉行一回隆重的儀式。

他把我妻稱做「翟小姐」，不照習慣叫她「七嫂」。

我說我們是舉行過婚禮來的。

「然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」他把臉子湊了過來，怕外人聽見似地放低着聲音。「在祖宗面前，在你爹面前——唉，頂好是那個一下。而況而況，家門口的人——如今把她當什麼人看待呢？」

我感謝他的好意。然而我認爲舉行這種事是有幾分無聊的，並且要花許多錢。在外面欠了些債，等不到明年春天，我就得把谷子賣掉的。

不過這些話沒說出來。要是他們知道我這次回家不單是沒帶來現錢，而且還負了一屁股債，那他們馬上就得對我改換臉色，雖然他們並不想敲我竹槓，或者問我借錢。

吃飯時候我把三叔的意見告訴妻，她沒言語。

英兒似乎更瘦了些。以爲住到鄉下可以使她身體好起來的，可是她更黃下去，更不開口。

我提議帶英兒去爬爬山。妻說她沒工夫。

「我要把明兒的絨繩衣趕起來哩。」

想一個人帶英兒出去，她可不肯。她要釘住她娘。

哼，讓這孩子去死罷！

可是妻倒囉囉起來。她本不願意回到我家鄉的，而我「強姦」了她的「意見」。好罷，聽罷，英兒身體變成了什麼樣子！

女人往往不講理。她不是明明已經同意了的話了麼？在外面這麼混下去還得打餓肚，家裏我那份田每年還收得了兩百多担租谷，幹麼不回來。

「住在外面不是一樣的。」她打絨線衫的兩手停了停動作。「家裏賣稻子的田還是可以往外寄給我們。」

「呃，真是！我不是說過了麼？我們要是不在家，那個管田的混蛋就一個大錢也不分給我們。懂了吧。我千不該萬不該那時候跟家裏鬧翻。當時真是碰了鬼……我們要回鄉來，他一直不承認我是他的東家呀，我的娘……」

然而她還是埋怨着，甚至於掉下了眼淚。她看不慣別人那些鬼頭鬼腦的臉色。

「他們當我什麼看待？他們當我什麼看待？」——他們總當我是你的小老婆！」

這真忍不住要叫人發脾氣。我們生活我們生活的，那些名義不名義有屁關係！

「可是我呢，我呢？」她大聲說，淚水打眼眶裏滿了出來。

英兒挨過了她身邊，用種又懷疑又害怕的臉色瞧着我。

她們娘兒倆是一夥的。

我跳着脚，扭着桌子，憤怒得一句話也說不來。於是搶出了門——一陣冷氣像刀子似地往我臉上

削。

我不知道自己該到哪裡去。

唉，我的脾氣太暴躁了點兒。怎麼三十好幾了——還這麼火氣。是的，該含養。不然的話徒然自己吃虧。

不是自己看着毛頭小夥子的莽撞也覺得極其討厭麼？

妻的話到底不錯。她這麼受人歧視——不單是她，連我也感到不好受。我們究竟是在這種生活圈子裏討生活呀。

三叔真是見得到：他主張我們再舉行一次儀式。顯然他是關切我們。唉，在人本位說來，三叔其實是該感謝的。

這麼具體地跟妻說了，她反而沉默起來。